

第一章 “空船载月”的禅境审美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五灯会元》卷五

那种宁静的乡野禅趣，仿佛是远离喧闹的世界，而热闹烦心的现代人又何尝不能体验此中真味？闹中取静，是现代人自救其心的良方，我们拥有太多反而喜悦太少，乃至内心变得空空落落——这就是现代物质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虚无主义。我们不得不接受虚无、直面虚无，祈望在虚无中峰回路转，于其中惊见空灵的妙有。事实也是这样，经由现代性的愤世嫉俗和后文化的精神沙漠，终于有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出现了：一片绿洲跃出二十一世纪的风沙线，看哪，那虚无的边缘不正是东方文化以空为美的禅悦境界吗？

许多人隐隐约有这种难以言表的惊喜，那些文化嗅觉灵敏的人，已经在拿“禅”与“后文化”作比较了。

我的惊喜来自网络，来自新生代的网络写手安妮宝贝、李寻欢、痞子蔡、轻舟扬帆……

一 无所适从的虚无体验

禅机一：热闹一场地老天荒

打开文学网站 穿行于链接通道一路浏览下来 仿佛置身于文字信息的海洋 无穷无尽的故事、无休无止的情爱 愤懑、懊恼、伤感、无聊、游戏、调侃、大话、玩飘、装酷 让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轰炸和感觉冲击。如果你少不更事，网络便是一种被强化了了的压缩式经历 你阅读的信息太多 沧桑便过早地在虚拟空间不期而至。你因为数字化的灵气而成为一个网络精灵，也因为这满世界满脑子的劳什子而被折腾得七荤八素，于是悠闲地把双脚架在电脑桌上 点燃一只烟 偶尔敲上几个字 侧目屏前 龇牙咧嘴 作出一副认真不起来的无所谓的模样。

万法缘起 幻生幻灭 我们都是人间过客 用这种话来形容网络生存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是吗？大家萍聚网上，让这颗孤独的心遗忘在喧闹中，给这个不堪负荷的世界恶作剧般地再凑一份 期望它终有一天挣脱地心引力 像风一样轻飘。来吧 敲吧 大家都来过一把文学瘾 说出你的恨 道出你的缠绵 写出你的悲喜 发泄你的私怨 自由自在地恶语相加又如何？一吐为快又能怎样？你以为我们过得容易吗？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人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吗？

我独自在阳光和阴影的街上踽踽而行。我穿过了大街

小巷，走不到我想去的终点。我回忆往事，往事也把我慢慢浇灌。我看见鸽子在城市的上空徘徊，听见长笛的呜咽荡气回肠。我们互相成为过客，互相成为曾经喧嚣一时又漠然而去的过客！我们付出着索取着热闹了一场终究还是一无所有。只是青春挥霍一空，生命过早衰竭，爱情日渐荒芜。

（邢育森：《活得像个人样》）^①

好一个“热闹一场终究还是一无所有”！网络的热闹非比一般，无限互联的信息共享四通八达，可以随时周游四海、放飞心情，人的野心像气球一样被吹胀，谁会去记得百年大限、人生苦短之类？

但细细想来也不尽然，不正是网络的喧闹把我们早早地变成一个过来人么？人人都有机会在网上阅读别人的心情，谁都有资格通过网络向世界述说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无数的引诱和索取，没有尽头的欲望与宣泄，让我们见得太多，看得太透，挥霍得太尽，衰竭得太早，荒芜得太快，我们岂不是拥有太多而喜悦太少吗？

在网上，信息膨胀与价值缺失的相伴而行，文化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迁让我们躁动不安，自由开放的网络信息增殖让我们更深切地体验了寂寞与虚无。

本书所摘录引用的网络作品均来自 <http://www.rongshu.com/> 和 <http://www.qingyun.com> 网站。

禅机二：防盗门里的飞天霓裳

在现实中生存的人没有梦想，当我们的皱纹爬上额头，梦想便埋葬在心底，失落在风中。我们麻木地呆望着靠精疲力竭的奋斗获取的东西，却无法计算我们失去的心情。李寻欢在《飞天霓裳》一文中为我们这样描述现实的生存：

在生活的河里慢慢地挣扎，精疲力尽地往前爬。后来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长大，并且终于在城市中心有了一座房子，我努力地给里面装上了一切，包括防盗门、空调，后来甚至还有了女主人——却又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发觉自己丢失了什么。——是那些梦想，丢失得一无所有。

房子、车子、孩子、女人，这些都是我们为之疲于奔命的东西，这些也是惟一能在世俗生活中证明我们身份的东西。可我们如此精疲力尽竭尽思虑，得到的却并不比失去的多。天地越来越小，心情随风而逝。今天的“新人”需要实实在在的生存，也需要虚虚幻幻的梦想。虚飘的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和圆梦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一个梦中情人，胡诌一个前提不成立的假设，讲一个新编的故事，虚构一个血雨腥风的江湖，何等的自由，何等的畅快。但这梦中的情致，毕竟也是虚无——美妙的虚无，绝非虚无主义的那种虚无。今天的美学家也许只能这样给美下定义：美即虚无。来吧，在虚无中寻找美，让实实在在的生活暂时一边凉快去吧，我们需要在虚幻中解脱。我们需要梦幻，由我们自己制造的梦幻，自己的天地，身边的彩虹，像是一条鱼随意吐出来的泡沫，粘贴在网上，来吧，为自己的园地灌水吧。

禅机三 血红的孤独

现代人很孤独，是那种吵闹中的孤独，或者是在吵闹中遗忘寂寞的孤独。“如果我在深夜里寂寞，你会飞过来陪我吗？”陪伴不是消除寂寞，而只是为了逃避它。寂寞是一种病，一种现代人与生俱来的病，所以荣格说现代人“应该”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们必须用骨子里的孤独寂寞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我发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生活着，但毫无目的，毫无动力。不乏欢乐，也有希望，但总是不很在意。我们都认真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着自己的本分，享受自己的乐趣，但我们只是以此填充时光的流逝，以此静待自我终结的到来。也许这并非禅境，或者这也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深切肺腑的忧郁和寂寞充斥了我们的年华和生命。

（邢育森：《45 日的北京秋天》）

在现代人的心底，找不到享受孤独的理由，享受孤独是一种奢侈，只有孤寂与荒寒与我们相伴，我们从本体上失去了悦禅心境和了脱生死的资格。正如存在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走向那万劫不复的死和终结，除此之外，再也别想向前迈出一寸！天国的大门被科学封死，西天乐土被人间俗事掩埋，永恒正义被及时行乐消解，你向何处解脱？你往哪里超生？所以你的寂寞并非禅境，只是天荒地老的死寂，惟有及时行乐能让你暂时遗忘这痛苦的真实。我们需要煞有介事的轰轰烈烈，将孤独碾成粉末，让它永远从我们面前消失。

但是，你能做得到吗？

的确，没有神说过，我们应该孤独，但就像那则著名的童话，女巫在耳边给了一个咒语——从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状态 像风一样虚飘 像云一样独立 像雨一样无根 像月光一样忧伤。我们把孤独埋进土壤，淤泥都变成红色，开出的花朵片片似血；我们把孤独扔进水里，流水凝结成玄冰，鱼儿的眼泪都是七色。孤独是沸腾的岩浆，热情时一切焚烧，冷却后拒绝风化。

（刺茉莉：《孤独是一种义务》）

孤独像是一个永远可以化身千万的精灵，土不能埋，水不能淹，火不能焚，风不能吹。只是，我们没有生在那个可以用孤独来培育伟大心灵的时代。我们的孤独就像远离文明的蛮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树皮一般的皱纹，那是真正的皱纹，刻在麻木了无数次的树皮一般的脸上的树皮一般的皱纹，冷漠的眼神，清冷的孤灯，永远无声无味无影的平淡。

但是，没有一种孤独是真正的死寂，现代人的孤独也不是。这种孤独虽不是跨向彼岸的形而上之桥，也不是超乎芸芸众生之上的英雄主义的只身前往，但它确实又在暗示那跨越两个世纪的痛苦心灵 它是土不能埋 水不能淹 火不能焚 风不能吹的“现代性的酸”。你不要以为现代人真的对什么都无所谓。孤独与冷漠不过是在提示人们：现实的生存是无意义的，而它本该是有意义的。面对在人间上演了无数次的精神重创和人性异化，孤独的悲剧性毒素被注入骨髓。存在主义用“烦”“畏”“焦虑”“无聊”“孤独”和“恶心”来形容现代人的困境。对现实人生的失望，迫使人们逃向孤独的内心，而内心又充斥着自由被异

化的荒凉 从叔本华、雅斯贝尔斯到尼采、海德格尔 从卡夫卡、加缪到海明威、叶赛宁 从毕加索、梵高到玛丽莲·梦露，从王国维、鲁迅到海子、顾城 无不失落在这整体的‘类’的悲剧性氛围中。

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人冷峻的表情下能透视到红色的淤泥、似血的花叶、七色的眼泪和冷却后拒绝风化的岩浆。就像我们见到一位无心无念的禅者，如果不去打探，就永远不会知道他那令人震撼的身世一样。

禅机四 沏过几十回的茶

走进青羊宫、武侯祠、杜甫草堂 在历史的门里门外 总是坐着太多无所事事的人，花五块钱买一杯茶坐上一天，把日子过得像沏过几十回的茶叶一样清淡无味。

（慕容雪村：《成都 今夜请将我遗忘》）

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包围下，真正的清淡无味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淡就是淡，白开水就是白开水，我们已无法再唤起遥远记忆中的和风煦煦和闲淡雅致，现代化就是无休止地生产形形色色的物件来填充那些不该有的空白，那些让人心慌意乱的绝对空白。但这些空白还是要时不时地从心底里冒出来，挤占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在安妮宝贝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象征性瞬间：

在现实的人群中，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安妮宝贝：《告别薇安》）

虚无空白给我们带来的负性体验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痼疾，物质文明不仅使匮乏成为虚无，也能让充实化为乌有，物质满足成为精神空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原由。这不能不说与当代文明的西方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方汉学家威廉·白瑞德说：“事实上，人类遭遇空无之际的情绪和反应，随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而有很大的差异。中国道家觉得虚空使人安详、和谐、甚至愉快。对印度的佛教徒而言，空无的观念令人对在这个无根的存在中受苦受难的万物兴起普遍的同情。在日本传统的文化里，空无的概念充满在各种优雅的美感形式里，表现于绘画、建筑，乃至日常生活的仪式当中，可是西方人，因为被东西、被外物包围，又忙着驾驭它们，所以惶惶躲避任何和空无的可能遭遇，而且把对空无的讨论冠以‘消极’的封号——也就是说道德上不可宽恕的。”^①空无之不能忍受，正是东方文化被窒息在现代文明里的一个表征。所以，一个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不再对空无产生美感反应，当然不足为怪。

禅机五 随时都是末日

网络生存是一种热闹的生存，理论上它可以让人经历无限多。于是“学会遗忘”“学会死亡”便成为网络人必备的生存能力。于是理所当然也要为“猴子摘包谷”的生存策略平反。你要扮演更多的角色，就要随时放弃每一个角色，获取之数与丢弃之数呈正相关。网络人永远生存在当下和瞬间，丢弃就是生存，惟有垃圾可以拉动生产，所以也要为“制造垃圾”平反。

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中译本，1977年第269页。

在深夜的聊天里，他对着一个显示器，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孤独的声音。就好像血液在脉管里翻涌。她的语言一句句地出现。一句句地消失。随时都是末日。

（安妮宝贝：《告别薇安》）

网络上当然也不乏严肃体验的文字，只是深度体验的结果却难免显得有如坠深渊的沉重，于是文字的自由挥洒便无法逃离失重失禁失语之状，无休止地输入势必导致“一句句地出现，一句句地消失”的“末日”般的自我解构和游戏。这种解构游戏谈不上兴高采烈心满意足，远离本体的后文学没有禅的那种自许自足感。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永远处在新鲜和流动之中，生命无论悲喜，都有“活泼泼”的禅意，制造的到底是垃圾还是妙品，只在你一念之间。

禅机六 爱也寂寞

在无所寄寓的价值空洞中，爱的价值被吸附进去而不知所终，于是有人问：

为什么在爱的时候，心里也是孤独的

（安妮宝贝：《七年》）

于是读者看到：

他沉默地把她抱起来。在黑暗中和她做爱。激烈的。

想让她疼痛。想在她疼痛的呼吸中沉沦。

这一刻是最好的。

没有绝望。没有恐惧。

淡淡的阴影中，他看到她明亮的眼睛。

她有时会仰起脸，似乎惊奇而陌生地看着他。

他把嘴唇压在她的眼皮上，吸吮到温暖的眼泪。她轻声地说，好像什么也没有。

他说 是的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会没有。

他们是黑暗中两只孤独的野兽，彼此吞噬寻求着逃避。

（安妮宝贝：《七年》）

爱是永远的痛，而在后文化语境中，爱痛悲喜的底色却是“什么都没有”。固然有种刻骨铭心的伤情在导向审美的空境，但这种空境隐含着某种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凉，有强烈的否定性色彩，仿佛要在情感与世界的荒野里让肉体放纵，让精神毁灭。除了灵魂隐秘处似乎还有点聊以自慰的东西外，我们几乎无处寻觅“存在”本身的价值。但是禅会说 虽然“万法归空”却也“日日是好日”没有强烈的爱恨悲欢毁誉 世界也仍是“林间鸟噪 水底鱼行”禅者的心态 充满发自本体的笑意。而网络写手只是无可奈何地说：

任何东西都可被替代。爱情，往事，记忆，失望，时间……都可以被替代。但是你不能无力自拔。

（安妮宝贝：《彼岸花》）

在如此多的无可奈何面前 凭什么能不无力自拔？

于是我们学会了边走边唱，学会了孤单而轻盈的行走和忘乎所以的快乐。

边走边唱的爱情是孤单，也是快乐的。

心里没有希望，于是也无所谓失望。

只是无边的空旷和寂静。

（安妮宝贝：《边走边唱》）

我们心底的那份寂寞常常会被表面的欢快掩埋，但是这需要我们连续不断地扬起轻快的尘土，以免那寂寞与孤寒无情地占据我们的心。天真的快乐不属于成年人，快乐成了一种注入心底的麻醉，我们会活得更表面、更虚无、更轻飘。边走边唱的快乐就属于这一种，它对于少小是天真，对于青年是回味，对于成年是掩饰、遗忘与化解。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就是洒脱与自由。

二 子虚乌有的本体叩问

禅机七 口红与罪感

现在只有黑色才符合我这颗空洞的灵魂。安生笑。然后对着镜子抹上艳丽的口红。在幽深山谷的寺庙里，他们看着佛像。她坐在他的身后，那一刻，幸福被摧毁得灰飞烟灭。生命变成一场背负着汹涌情欲和罪恶感的漫无尽期的放逐。

（安妮宝贝：《七月和安生》）

心中的罪感用唇间厚厚的口红来掩饰，这大概符合某种心理学规律。女性化的放纵富有美感，一种颓废阴郁的罪感，夹着一丝忧伤与玩世的情怀，幸福与毁灭同在，灵魂的黑洞里回响着或低迷或尖利的鬼魅的妖歌，在缭绕的烟雾中有洋酒与咖啡的气味弥散。在上海的酒吧咖啡吧里，这种颓废的空气毒害人而又不会置人于死地，生命在消陨中被浇灌、延续、超升。白领丽人用高薪维系着玩世的美感，在生与死之间优美地徘徊。不敢说这种生存方式有多少禅意，但其中有某种神秘的、让人迷醉的体验却是不容置疑的。

禅机八 在黄河边发呆

这样的生存，必须学会忍受其中大段的空白。没有任何意向的绝对空白。

（欧阳亮：《烟花·蝴蝶·灵魂》）

空白即虚无，忍受空白就是忍受虚无。一般来说，任何主流社会都不欢迎虚无主义。然而，虚无之于人，是传统价值文化膨胀的一个“现代性”结局。而且现代生活愈是多元化，价值执着就愈是相互抵消。这就是现代文艺虚无主义所反映的实际情形。

在现代生活中，虚无主义有多种心态样式，有伤感的虚无主义、烦厌的虚无主义、荒诞的虚无主义、魔幻的虚无主义、美的虚无主义、游戏拼贴的虚无主义……诸如此类。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应不应当虚无，而是不得不面对和忍受虚无，虚无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无意义的虚无导致了人的自杀，那么救助自杀的惟一办法就是肯定虚无的意义，肯定虚无是不

需要任何意向的绝对空白，我们必须学会在其中生存，在绝对的无意义中找到绝对的意义。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美，这种无意义的意义就是禅。

人常常会发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空惘地望着远处 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 很‘傻逼’的样子。虽说是有点傻却让人放心、让人舒坦。网络写手绿茶说：

所谓幸福不就是放下一切世俗，在黄昏，黄河边，对着夕阳发呆吗？

（绿茶：《在黄河边发呆》）

确是这样 很美 很幸福 这是忍受和接受空白的一种操练。禅者是无事之人，无事是一种超然，心中无事是最大的超然。这种无所事事的闲淡最适合两种人，一种是物质富裕的人，北欧人因为太富，年纪轻轻就可以无所事事地在街边啜着咖啡呆坐闲聊，一坐就是半天。据说北欧的奶牛吃草都是躺在草地上的，可见闲散风气之盛。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发呆肯定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是精神富裕的人，中国受禅道思想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大多也是慢悠悠懒洋洋的。西方哲人中也有羡慕猪的皮浪，敞开肚皮晒太阳的智者。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发呆可能是不被允许的，是不道德的，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智能缺陷，只有傻瓜才会这样。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发呆是一种福气的修为、一种精神的修复，傻人修来的傻福胜过聪明人十倍于斯的话，你还会拒绝发呆吗？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只有人的意识被抑制的情况下，无意识才会活跃。发呆是现代人不自觉的禅定，是一种精神的修复和潜能的发掘。如果从生理角度看，世界上

有两种长寿动物最会发呆，那就是蛇与龟。中国道家养生的方法之一就是“龟息”太极功夫就是一种“蛇行”坐禅就是发呆。可见发呆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大众化的，说它是中国的“国粹”亦不为过。

禅机九 冷眼看烟花

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接到喜宴请帖。每一次参加的婚礼都让我感觉喧嚣和空洞。我想，我们大家都已经累了吧 所以想停靠下来。

（安妮宝贝：《冷眼看烟花》）

冷眼是阅尽沧桑的疲倦之眼，也是深究其实的形上之眼。冷眼不光看透人生，也看透生命，看透万象森罗。因为看得太透，生命万物的情致便烟消云散。但这冷眼烟花也有它独特的美。日本有一首禅歌：一丛夏木，/ 一隙海洋，/ 一面苍白的暮月。这是一种无动于衷的、近乎死寂的美，没有一点点情感的波动，甚至连‘物之哀’的崇死之情都无从寻觅。

人世间让人心如死灰而又不得不强打精神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婚礼 可以不厌其烦地在人间重演 认真地想想 也是很烦人的。虽是烦人，却仍要无数次地再来一遍。没有人愿意看得太透，没有人不纪念自己的青春时光。只是历尽情感劫难的‘过来人’总要用无可奈何的笑面对这一切。

前面有个男孩把他身边的女孩背了起来，女孩的衣服很短，露出腰部赤裸的洁白皮肤。她放肆地笑，手臂紧紧地环住男孩的肩头。曾经。曾经他们都以为爱情是长久

的。

（安妮宝贝：《彼岸花》）

以为爱情是长久的。爱情难道不可以是长久的吗？不长久又怎么样，短暂的难道就不是最好的爱情吗？我们经历了无数种成熟，而成熟以后的凋落总还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的冷眼仍然要在冰凉的夜里寻觅，阅遍人间情爱的烟花。

想起我们年少时，因为失眠而深夜起床，坐在地上看着房间里的月光。我们的手在月光里游动，什么也抓不住。

（安妮宝贝：《冷眼看烟花》）

“什么也抓不住”是儿时戏月的经历，它预示着人生的所有。但人们不必过早地知道这些，朦朦胧胧地感悟才是美感、才是彻悟；也不必像贾宝玉那样阅遍女儿国春色之后才白眼苍茫，干净得一无所有。所谓觉悟就是依然情爱、依然婚礼中的慧眼别开、禅心独在。

禅机十 再行即虚

人一辈子都在走路，为了接近完美的极限，当然是走得越远越好。走得太远，便难免违背初衷，与虚无为伴。此时此地，可能再无奇花异草的欣喜、毒虫怪兽的惊魂，厌倦了如此的跋涉，除了行走，别无它念。

我们是走“过”了的人。就好像爬一座山，那些攀到山

顶或者往回走的人，都会很好。而我们翻越顶点又往前走，所以面对的是虚无。虚无不需要对抗。只要对它心平气和。

（安妮宝贝：《八月未央》）

心平气和地面对虚无是不容易做到的，其前提是为虚无寻找意义。用慧能的话说：“世界虚空 能含万物色相 日月星宿，山河大地 泉源溪涧 草木丛林 恶人善人 恶法善法 天堂地狱，一切大海 须弥诸山。”^① 这就是虚无的意义。虚无的意义是无限，无限就是没有任何确定意义，所以虚无的意义也就是无意义。

虚无的无意义可褒可贬。海德格尔在评价尼采的虚无主义时说：“一个人皈依于基督教信仰和某种形而上学信念，但他并不因此就在虚无主义之外了。而反过来说，也并非每一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② 虚无主义习惯上是一个贬义的用法，但这句话明显是对虚无本身的客观辩解。尼采曾振聋发聩地宣称“上帝死了”，我们无疑要将他归于虚无主义者之列 然而 那些执着于价值冲突的“立场坚定”者 又何尝不在为价值虚无主义推波助澜？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认为：“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地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③

①（唐）慧能：《六祖坛经》 郭朋校译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德] 海德格尔：《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24 页，本书以下版本相同。

③ [德] 海德格尔：《林中路》第 225 页。

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对一个满脑子原则信念的人讲：你为你不虚无吗？你真的那么相信你说的话吗？你那么义薄云天，何以又对那点奖金斤斤计较？多样化的世界骨子里就是无可无不可 就是虚无。可以这样说 不经由“虚无”的洗礼 就无法走进当代人的心灵。

禅机十一 东北偏北

所有的事情都没什么奇怪的，就像这天空和大地。

从这里一直走到永恒，不过是一点悲哀和狂喜。

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简单，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

不需要为什么哭泣，你最终会感恩而去。

东北偏北。

开始在结束的时候开始，结束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结束。

一切只是一场时间游戏，就像我和你不会有什么结局。

我把灵魂还给了世界，告诉她现在我已不需要了。

周围正在渐渐燃烧，我感觉我正飞向狂喜之地。

（安妮宝贝：《东北偏北》）

心灵偏爱极限，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这就是探险于虚无之城的魅力 就是“东北偏北”的究问。

还有一首诗叫《西北偏北》是这样写的 把兰州喝醉 / 你居无定所 / 姓马的母亲在喊你 / 我的回回 / 我的心肺。这是西北风情的追风之作。惟有索然无味地穷根究底，狂喜之地才能坦然而至。这需要类似日本禅者的那种“两肋插刀”、“一片身心铁打成”的勇气与坚忍 也需要中国禅者那种“高高山上坐 深深海底